

图像真实与文本变异 ——《夕阳芳草见游猪图》考

杜鹏飞

1925年秋，新月社宴集上，梁任公以乾隆御制诗句“夕阳芳草见游猪”出迷射第七字，无人猜中，引为笑谈。画家王梦白当场写游猪三头，姚茫父补夕阳芳草并作诗题画，任公以楷书题乾隆诗句为画题。这幅《游猪图》在后来的流传中生出了几个版本，哪一版是母本，母本又存于何处一时成疑；有趣的是，同画一样，这幅画背后的宴集故事也几经流变。

猪年将至，一个萦绕脑际许久的小故事重被勾起。这是关于梁任公与一幅以猪为题的绘画的故事。

梁启超藏本《游猪图》

中国嘉德2009年秋季拍卖会“传承与变革——亚洲重要藏家之晚清民国书画集珍专场”中有一件《夕阳芳草见游猪图》(第356号拍品，纵146.6、横44.2厘米，以下简称《游猪图》)，吸引了众人的关注。这是新会梁任公在1927年请画家王梦白绘制的，复请好友姚茫父题诗并跋。

画幅右侧边缘中上位置，有作者王梦白两行题识：“任公先生属写游猪，即请海正。丁卯六月，王云梦白。”钤印：王云(白)，画幅左下角钤印“破斋”朱文印，则是王云的堂号。王云(1888—1934)，字梦白，号破斋主人、彡道人等，江西丰城人。早年在沪上钱庄学徒，后追随黄山寿、吴昌硕习画。民国初年北上司法部任职，结交梁启超、余绍宋、陈师曾、姚茫父、陈半丁、齐白石等名家，并得以观赏临摹公私藏珍，画法独树一帜。经陈师曾引荐，王梦白32岁后曾任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教授数年，后辞职，鬻画自给。

画芯自上而下，在漫天云霞映衬下，萋萋芳草由近及远，从画面底部绵延而上，大约占据了画幅的三分之二；十一头肥猪三三两两地蜿蜒游走于芳草之间，或俯首觅食，或昂首逡巡，或转身，或顾盼，花色则或纯白，或纯黑，或黑白相间，总之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墨气淋漓，允称佳制。

画幅左侧上方，姚茫父长题：

赋得夕阳芳草见游猪，得游字五言六韵：不觉悠然见，群猪正尔游。夕阳随地没，芳草贴天柔。陇外牛羊下，望中山水秋。尾摇红暗淡，蹄认绿夷犹。有幸陪龙仗，无端助凤楼。不因三写误，句向御题求。

并跋曰：



王梦白绘、姚茫父题《游猪图》，1927年，梁启超旧藏

去年任公述此句，云是乾隆御制诗。梦白写之，而余为补景并赋唐人试律，故有龙仗凤楼之语。此去年春间事也。未几而余病废，任公复属梦白作之，仍征前作，力疾书之，因记其事。丁卯六月二十二日，姚华茫父。钤印：姚华(朱)，莲花盒(朱)。

画幅上方居中位置，梁任公自题：

夕阳芳草见游猪。往在日本须磨浦之菱涛阁为诗迷戏，汤荷庵举此句覆其第七字，合座莫能射得。出原本则乾隆御制诗也。昨年会食京师新月社，席间以为笑剧，既而梦白、茫父用作画题，致有佳趣，茫父一试帖更可诵，

故请两君为补写一轴。丁卯秋，启超。钤印：梁(朱)。

据三人题跋可知，《游猪图》是梁任公1927年夏请王梦白重绘者，原有一母本《游猪图》，则是“去年”(1926)春天，在新月社的一次宴席上，由王梦白与姚茫父现场合作完成。那么，“去年”的母本原作是否尚在人间？其面目又如何呢？

母本《游猪图》

母本《游猪图》下落未明。

不过，幸运的是，1926年5月9日的《晨报副刊·星期画报》和1935年1月1日的《北平晨报·元旦增刊》均曾刊登过母本《游猪图》。

并且，《晨报副刊·星期画报》还同时配发一文，对作品来历有比较细致的描述：

去秋梁任公先生宴客新月社，座中皆一时俊彦，酒酣耳热，各道奇闻怪事，共相乐笑。任公因谓“昨阅乾隆御制诗，有句甚奇，我可诵其六言，末字留与大家一猜，但恐不易猜中耳。”即朗吟曰：“夕阳芳草见游……”有便捷者谓“见游女乎？”任公曰：“是歌句，平仄未尝不叶，且属走兽。”一时猜者甚多，牛羊之属，凡可以入诗者历举殆遍，竟无一中者。任公曰：“字并不奇，‘猪’也。”众客无不鼓掌称妙。盖古时帝王，深居简出，豕彘不畜于上苑，在村夫市贩所习见者，而彼反以为奇，即景咏诗，描写所见，遂成千古之名句，费大家之推敲。其时有二画家在座，一为王梦白，一为姚茫父，二人兴之所至，索纸作画。梦白善绘走兽，执毫为写三猪，茫父补写夕阳芳草，任公录乾隆御制名句，题之其上。茫父兴犹未尽，即席又赋一诗。因原句为乾隆所作，戏效应制体，成五言六韵一首，书之左侧。一时传为佳话。姚诗字细不可读，特录之如下：

赋得夕阳芳草见游猪得游字五言六韵：不觉悠然见，群猪正尔游。夕阳随地没，芳草贴天柔。陇外牛羊下，望中山水秋。尾摇红暗淡，蹄认绿夷犹。有幸陪龙仗，无端助凤楼。不因三写误，句向御题求。

是日座间并谈及陶渊明与斜眼总理同病。盖陶诗中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之句，如非斜眼，何能采菊东篱望见南山，因而断定陶亦斜眼。此语系某名士用以调笑斜眼总理爱菊，其推想之妙，无以复加。茫父正在觅句，闻此即挥毫书曰：“不觉悠然……”有人谓曰：“乾隆亦斜眼矣。”又博一场大笑。是亦足纪也。按当日诵此乾隆名句，惜在新月社席间，颇费大

家寻猜，如书一笺，揭诸象坊桥畔，则无论何人，不待思索矣。

(见《晨报副刊·星期画报》1926年5月9日，第1卷第34期第1页。按：斜眼总理指的是靳云鹏，1877—1951，字翼青，又作翼卿，山东省济宁人。)

虽然限于当时的印刷技术，图片不够清晰，但是仔细观察这件《游猪图》，不难看出：一、画面内容较1927年任公旧藏《游猪图》明显简略，猪的数量只有三头，任公题字与茫父题诗亦皆简洁——这与该作是宴会现场的即兴之作相符；二、画面上任公和茫父的题字均位于左侧，茫父字极细小，靠近左侧边缘偏下的位置。正如文中所言：“姚诗字细不可读……”

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描述与此《游猪图》相关联的那次新月社宴集的文字，亦当是最接近事实者。文章刊发于1926年5月，宴集发生在“去秋”，也就是1925年秋，也是母本《游猪图》的创作时间。然而，如果据1927年梁任公本《游猪图》题跋所云“去年”，则将新月社的宴集以及母本《游猪图》的创作时间指向了1926年，相差一年，实难索解。

有趣的是，9年后的1935年，岁逢乙亥，正是猪年，于是《晨报》将这幅《游猪图》以及茫父的《赋得夕阳芳草见游猪》诗，重新刊发在元旦增刊上，同时配有当年新月社骨干黄子美的一段文字：

新月社为十年前胜流宴集之地，一夕寒季常招宴任公、宗孟、茫父、静生、梦白诸人，予与志摩以地主亦获陪座末。席间任公语众：“昨夕偶翻乾隆御制诗，得一名句为‘夕阳芳草见游□’，末字烦君一猜。”有谓“人”字“女”字“童”字。任公曰：须从奇处着想。又有谓“鸡”字“蛇”字“牛”字。任公频频摇首，徐谓众曰：是一“猪”字，诸君诗才不如乾隆多矣。举座相与大笑。梦白善画猪，众谓何不写此奇景？余因出纸笔，任公先题乾隆名句而去，梦白即写三猪，茫父为补夕阳芳草。众谓茫父甲

(下转5版) ➔